

面對面

超越平常——由耶共到臨床心理學家

我的理想是推動中國社區建設，指的是公民社會的建立、基層政權的建設，教育、公共衛生等設備的改善等等。

九八年，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加拿大，很有興趣跟我們一起研究社區問題。

中國推行社區建設

加拿大總理訪華，多倫多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便達成合作協議，藉以發展中國社區建設及社會工作計劃。現在我是中加合作社會工作教育計劃的主任。

至於多倫多大學則有一個名為「多學科專家小組」，小組把不同的學系如社會工作、地理、政治學系、經濟學、商學院、管理等，希望不同學科的交流，共同研究新的社區建設模式的構想。

我認為，中國改革開放後，社會很多服務，如托兒所、住房、醫療等等，都不再屬於國營單位負責，很多國營單位已把上述服務全部「下載」至社區，所以，中國希望社區群眾參與自己的事。

不過，如何開始第一步？人民如何建設自己社區的事？都是一個好新的嘗試，故此中國有關單位來多倫多交流參考。中國願意研究與推行各社區承擔社區責任的計劃，讓群眾自發性參與及建設自己社區，是有意義的起步點。

年輕時，我對社會建設的熱情，到現在仍沒有冷卻和放棄。

「耶共」搞公社

我在香港大學念書，也是港大基督徒團契的成員，既是基督徒，也參與很多學生運動，那時被人稱為「耶共」。

我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左傾份子。當然左傾的意思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親中國大陸那種左傾，是西方社會所指的左傾：相信社會需要公平，財富不應囤積在某小部分人手中，相信social justice。

我的「耶共」時代，堅信透過社會運動，就可以改變社會。於是身體力行，發起及組織「公社」。

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，都是關心社會的人。公社成員工作賺錢回來，

會家達上月來港，分別在中文大學社會學系，以及 Paradigm Shift Consultant 舉行的講座，作演講嘉賓，他是七十年代「耶共」大學生，既信上帝，又信馬克思；不但搞公社，又為當時的實習醫生向政府爭取合理待遇，且是首批與吳毅倫、吳靄儀等提出為本地同性戀者爭取合理權益的人。

現在，雖已是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社會工作碩士課程主任，也是加拿大臨床心理治療醫生及專家，但當年豪情未減，「公民社會在中國土地上建立」是他的理想，也是他追尋終極關懷的體現。

文：何鷹

不分你我，供大家生活之用。每月賺得的百分之十，撥作本地社會運動，好像艇戶事件等等。如果是學生的話，就不用他出錢，只需量入為出。

「公社」成員除了參與社會運動外，更就社會不公平現象做研究，好像做過本地實習醫生的工作及薪酬條件的研究；最後，這個研究報告公布後，逼使政府改善實習醫生的條件。

二十多年後，回想公社的日子，我覺得一點沒有白費。當時一起生活的朋友，不少都在以後投身社會運動，或者社會服務工作。有些人現在成為社會知名人士，

我不方便透露他們的姓名。

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居民組織，七六至七七年左右吧，在聖潔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做，陳順馨也加入過。我也參與搞「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」。

七九年，當同性戀問題，較現在不知敏感多少倍的時候，我發起社會重視同性



在美國南印第安納州的田立克紀念碑。田立克的骨灰就是撒在紀念像後的湖。

戀權益的問題，那時吳毅倫、吳靄儀等也一起為此事發聲。

我會寫了數篇關於性問題的文章，好像性關係、親密關係的看法，還有跟吳毅倫、文思慧合寫《性與德育》，都引起社會一些爭議聲音。

其後我進入心理學領域，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念臨床心理，得博士學位。由社會運動的抗爭，走向心理治療，全都有脈絡可循，都跟人有密切連繫。

臨床心理治療，啟發新角度看親密關係

在我為病人作心理治療的過程中，啟發了我對人與人之間親密關係的全新看法，這看法跟以前在教會中的領受，很大不同。

我做很多心理治療個案，發覺很多夫婦關係早已出現問題，對另一半已沒有感情，不過，對另一異性或同性有感情，不過基於社會規範及道德的束縛，而壓抑自己，一直痛苦地生活，造成許多心理生理障礙。這樣做其實更不道德。後來發現，在沒有常理世界的規範下，人與人所建立的情誼關係，反而更深入，更真摯。

以前，我依據教會對聖經的詮釋去理解，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，是神的意旨；但當深入閱讀聖經，發現聖經記述了以前「兄弟及」的婚姻制度。

如果一個女人嫁給兄長，兄死後，沒有子嗣，她就要嫁給弟弟，以繼香燭。即婦人不是跟一個男人結婚，而是嫁給一個家族，此制度的出現，聖經中沒有說神不允許的。

我的意思不是認同這種婚姻制度，而是想說明，教會是會用自己的詮釋權威，選擇性地詮釋有利教會權威、當權者利益的經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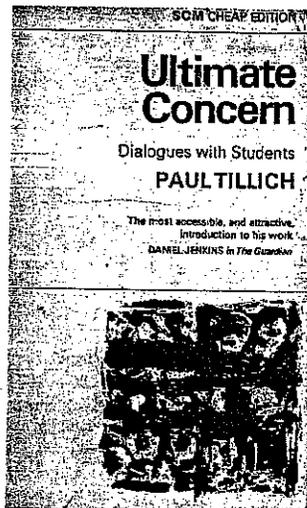
以前看信仰，是以宗教教派來分類，我信基督教，你信天主教，他信佛教，另一個信回教；不過，多年來的經歷，令我有全新的體會。

超越常理世界固有價值

部分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會以原教旨主義為取向，亦即以你信奉的宗教，來區分你和我，然後界定你是一個怎樣的人；有些則以自由主義為取向，大家對各自的宗教抱有熱誠，至於真理是可以透過大家的討論而得。

現在我的取向是「超越取向」，希望不再拘泥於以某個宗教角度去理解世界，能夠超越常理世界的固有價值，對塵俗世界有深切透視，不受主流思想所規限。

就如田立克一樣（著名存在主義神學家保羅·田立克 Paul Tillich (1886-1965) 奧籍德國人，著有《信仰的動力》等），追尋生命中最終極的關懷。



面對面·生活新潮